

文化大革命纪实系列⑥

命运的决斗

师东兵◎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文化大革命纪实系列⑥

命运的决斗

师东兵 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命运的决斗/师东兵著. - 内蒙古: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9.5
(文化大革命纪实系列之一)

ISBN 7-80506-628-0

I. 山… II. 师…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03213 号

命运的决斗

著 者 师东兵

责任编辑 文 奇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印 刷 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22.125

1999 年 6 月第一版

1999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套

ISBN 7-80506-628-0/G·332

定价: 34.00 元

目 录

- 一、毛泽东果断掺沙子 吴法宪怕当出头鸟 (1)
- 二、批陈整风会火药浓 林彪回京城压阵脚 (9)
- 三、江女皇意外访林彪 毛泽东独自见总长 (19)
- 四、黄永胜冒险标地图 吴法宪慷慨批装备 (32)
- 五、江青落力培养文化 总理秘密会晤叶帅 (41)
- 六、林立果视察教导队 副统帅夜访毛泽东 (52)
- 七、中南海毛江议“红楼” 北戴河林叶探风声 (63)
- 八、续加压两将遭盘问 求挣扎父子思退路 (72)
- 九、江青飞鲁分化对手 法宪陪同装聋作哑 (82)
- 十、叶群称病京城活动 众将探视秘密碰头 (90)
- 十一、毛泽东决定巡南方 林立果密谋下毒手 (99)
- 十二、东湖畔毛泽东吹风 钓鱼台江女皇露底 (107)
- 十三、毛泽东初识张玉凤 黄永胜急晤李作鹏 (118)
- 十四、领袖沿途续打招呼 丁盛觉悟反戈一击 (128)
- 十五、程世清心虚报内情 周恩来沉着稳大局 (137)
- 十六、许世友南昌表忠心 陈励耘杭州丧机会 (146)
- 十七、顾同舟主动传机密 刘政委投机露风声 (159)
- 十八、总理吹风群情激动 林彪闻讯孤注一掷 (169)
- 十九、江腾蛟受命挑大梁 于新野奉旨下江南 (179)
- 二十、情信里领袖见杀机 言谈中王飞上贼船 (192)

二十一、毛泽东专列退绍兴	江腾蛟挂帅商方案……	(201)
二十二、叶群筹划外逃苏联	总理从容控制大局……	(210)
二十三、林立果出面稳军心	纪登奎暗中通消息……	(220)
二十四、毛泽东突然离杭州	王维国冒险探地形……	(233)
二十五、毛泽东短暂停上海	林副帅再下死命令……	(244)
二十六、林立果空谈丧时机	姚文元试探露马脚……	(254)
二十七、许世友醉酒发牢骚	周恩来稳妥控大局……	(266)
二十八、阴谋破产阵脚大乱	南逃广州另立中央……	(277)
二十九、毛泽东回京城收网	林副帅下决心外逃……	(286)
三十、中南海恩来抓落实	北戴河立衡露消息……	(296)
三十一、总理亲自追查专机	林彪闻讯立即外逃……	(305)
三十二、林立果枪伤警卫员	副统帅狼狈登机逃……	(314)
三十三、专机出境沙丘迫降	林彪妻儿葬身火海……	(323)
三十四、军委机构再次改组	“四大金刚”隔离 审查……	(333)
三十五、领袖病危全力抢救	江青造势四处亮相……	(341)
三十六、张春桥图隐瞒病情	毛泽东终撒手人寰……	(356)
三十七、邓小平上书求复出	毛远新批邓立大功……	(369)
三十八、政治局开会议治丧	叶剑英暗示作准备……	(390)
三十九、张春桥施压陈永贵	叶剑英试探华国锋……	(403)
四十、春桥掌握第二武装	迟群盘踞清华校园……	(413)
四十一、江青思量控制文稿	叶帅守灵暗藏玄机……	(430)
四十二、邓小平外出被跟踪	江女皇私下露心声……	(443)
四十三、文元为夺权造舆论	迟群组队创业绩……	(454)
四十四、呈密信部长入漩涡	送照片女皇表心迹……	(466)
四十五、遥呼应上海抓武装	为私利丁盛投新主……	(477)
四十六、江“女皇”突访华国锋	王洪文刺探……	

叶剑英	(488)
四十七、晓利弊叶剑英登门 忆往昔华国锋犹豫	(502)
四十八、春桥留意政坛动态 江青警惕再做准备	(514)
四十九、追悼会华国锋致词 中南海汪东兴表态	(524)
五十、人大会堂两派舌战 钓鱼台内江青定计	(537)
五十一、邓小平密访小凤翔 三元老议事风雨亭	(552)
五十二、王洪文飞沪通消息 汪东兴封存游泳池	(565)
五十三、李先念充任联络员 纪登奎登门当说客	(578)
五十四、小平心切再次催促 王震暗地物色人选	(586)
五十五、华国锋与“眼镜”斗智 毛远新劝“女皇” 警惕	(596)
五十六、张春桥指示惊四座 叶剑英借古戏洪文	(609)
五十七、两笔杆子研究时局 政治局会针锋相对	(618)
五十八、座谈会结果出意料 江“女皇”亮相清 华园	(634)
五十九、叶剑英搬家避监视 华国锋硬捅 “马蜂窝”	(643)
六十、叶剑英牢牢掌兵权 王洪文视察装甲师	(654)
六十一、决战前江青见亲信 钓鱼台春桥会两将	(662)
六十二、华国锋决心先下手 王洪文赶拍标准像	(670)
六十三、华叶汪忙调兵遣将 织罗网欲瓮中捉鳖	(678)
六十四、中南海里智擒“五害” 怀仁堂内扭转 乾坤	(689)

一、毛泽东果断掺沙子 吴法宪怕当出头鸟

纪登奎和张才千登上轿车后，才发现汪东兴也坐在里面。他充满歉意地说：“刚才人多，不便于让张秘书说明情况，是毛主席让我来接你们，有重要任务。”

“什么任务？”尽管纪登奎懂得中央的纪律，可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

“你去了就知道了。”汪东兴没有责怪，只是笑了笑。

春天的傍晚，夜空明净如洗，墨蓝似海的天空中云絮格外洁白柔软。中南海碎石路两旁的垂柳、松柏，在夜风的拂动下已经吐絮发芽。雪亮的车灯惊飞了在树上跳来跳去的小鸟，仿佛也感到一种不平凡的行动即将到来。毛泽东和周恩来、康生等人完成了下一个战略部署的筹划，心情和天气一样明快舒畅。当崭新的加长红旗轿车开进院子里后，他蓦地想起了一件事，脸上浮起一种怅然若失的神情，他没让自己的这种思绪继续下去，将手中的书放回书架上，准备给他们交待任务。

像这样地给政治局委托的人亲自布置任务，在毛泽东的记录上并不多。他们刚坐定，周恩来和康生也乘车赶到了。

张才千第一次到毛泽东的客厅，暗暗留心地打量着这里的摆设。除了八、九个浅绿色的沙发外，这里几乎没有任何装饰品。很难想像，对唐诗宋词有着精深研究的党的最高领袖，他的住地竟没有一件古玩字画之类的东西。毛泽东站在那里，就像一幅油

画里他指挥打仗那样精神抖擞，只可惜没穿上军装，如果还像当年接见红卫兵时穿上军装，相信他会更加潇洒英俊，虽然苍老了许多。

“我和恩来、康生同志一块和你们谈话，是代表政治局常委安排你们参加军委办事组，打破那个宗派主义的独立王国。”毛泽东的话语里充满着杀气。“土壤死板了就需要掺沙子，不然空气进不去，不能长庄稼嘛。”

周恩来说：“毛主席选来选去，点了你们的将。你们的任务很明确，就是要同至今不肯认真检查的黄、吴、叶、李、邱区别开来，抓好批陈整风。对那几员大将，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多次同他们个别谈话，进行耐心的教育和帮助，但是，他们拖了七个月才勉强写出检讨，仍然不批陈，同陈伯达划不清界限。毛主席在上个月24日，在他们的检讨上加了这样一段话：‘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也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同时，毛主席在他们的检讨上明确批示：‘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能不能做到呢？某种程度上看你们。”

“我希望他们言行一致。”毛泽东说。“但是，有些人的所作所为并不完全以我们自己的良好愿望为转移，所以只得采取防范措施。军委办事组原有十名成员，加上你们二位，现有十二名。如果进行表决的话，我们刚刚过半，和常委会差不多了。就凭这多一点，我们就符合组织原则，他们就要输理。由此而看，你们这两粒沙子，很重要着哩。”

说到这，毛泽东笑了，众人也跟着笑了。

康生鼻子下的那片灰白胡子不停抖动，黄黄的两腮出现了红

润光泽，他捂着腹部说：“这八、九个月来，我几乎被他们给气死。直到最近才缓过来点劲，恐怕还得到医院检查了。我们还要给大家通报的是：从4月15日开始，中央要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初步核定了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有99人参加。这次汇报会由恩来和我负责，重点就是整顿军委办事组。”

“还是要团结全党绝大多数的干部，尤其是中、高级干部。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就会被陈伯达那一伙人钻了空子。”毛泽东打了个手势果断地说，“这次汇报会想法是进一步揭开盖子，要揭到叶群这里就好办了。这里，关键还是分化黄、吴、李、邱。张才千同志不是和黄永胜有点老关系吗？你找他谈谈，引导他往上揭。”

刚来时，张才千心里还悬着一块石头，现在，这块石头倏地落下，他拿出几份材料交给毛泽东，俨然很有把握地说：“只要主席给尚方宝剑，我保证完成任务。如今陈伯达一类骗子把他们的假货造得跟真货一模一样，简直叫你真假难分。他们靠的就是‘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两张皮，底下的干部们之所以上当也在这里。”

“对普通群众这样解释可以。”康生说，“对知情人就不行了。还有一个界限，就是庐山会议前和会议后。如果到现在还不觉悟，那中央就一定要想法采取措施了。”

张才千对康生并无特别好感，只是由于他的地位和与毛泽东的关系，又隐约得知他在中央政治局里最有头脑才巴结他，就说：“康老的这个划线最科学，也正是我要表达的意思。”

这里，毛泽东把眼光转向了纪登奎，见他始终沉默而不露声色，就让他也表态。他很清楚，别看纪登奎调入中央的时间不长，但这种在复杂环境中不轻易讲话的人都是政治上的老手，他们或者在观测风向，或者在思谋对付上下左右的最佳策略，他们

以此为本，好应付突如其来的变化。这种人有时丑陋无耻得令任何政治家都厌恶，各派都会把他们当作反复无常的角色而感到可怕。但毛泽东对他很放心，因为他在中央根底浅、没势力，除了依附自己外根本无路可走。把他放在同黄永胜等人对峙的前线也正是对他的一次严峻考验。

纪登奎虽然难以预料这场对峙的远景，但他已经铁了心，这就是坚决照毛泽东、周恩来、江青的指示办，任何情况下不能越过这个雷池半步。

担任北京军区的重要职务以来，他每天的工作日程排得严密紧凑，上午与来自各地军区和军种的领导人谈工作，中午和党委、司令部的成员讨论批陈整风的进程及措施，整个下午亲自视察一些单位的运动，进行面对面的领导。这还不包括向中央汇报工作的时间及开会、讨论的整个安排。从素质到气质，还有工作节奏和政治敏感，他都够一位实干型的政治家标准，但要达到能够运用自若、独当一面近乎完美的标准则极不容易，他也就显得逊色多了。他不大耐得寂寞与不时流露烦乱神色就是明证。这一点，周恩来看得很清楚。有好几次，周恩来都不得不暗示他要有防备，说不定哪一天会面对险恶之徒无情的枪口。

“会有那么严重吗？”他问。

周恩来说：“我自己有无数次可以说是死里逃生，毛主席也有几次险遭不测。政治斗争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是你死我活。当然，我们是随时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任何时候都不能背弃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原则。”

这话使纪登奎、张才千抽口冷气，忍不住伸出手抚摸了一下自己的胸脯，随即点着头说：“为了毛主席，我们也随时准备献身。”

“谢谢……”毛泽东突然动了感情，鼻子一酸，眼睛湿润，

滚烫的泪水很有力地落在胸前，他多年来第一次当着他们的面而落泪。

同吴法宪相比，他的老婆陈绥圻就显得文静、老成多了。她虽担任着吴法宪办公室主任的职务，但一切大事都由吴法宪作主，她只是照章办事，和叶群显著不同，和黄永胜、李作鹏等人的老婆也大有区别。

陈绥圻有副清秀的脸蛋，她的柳叶眉细而长，剪着贴耳根的短发，穿一身女式空军干部服，干干净净，利利索索，一点也不显得老。这大半年，丈夫心神不定，每天慌慌张张，她也沉默寡言，不像以前那样威风凛凛，到处出头露面了。吴法宪的几次检查，其实都出自她的手笔，她对来自中南海、钓鱼台的每一个动静，比吴法宪本人还关心，还着急。许多动向，她几乎不用问，从吴法宪脸上的表情就可以看个八九不离十。

在单人卧室里，陈绥圻正对着镜子梳头，她那黑发闪动着丝质般的光泽，柔软而又漂亮，与她的黑眸子和白中透红的脸庞一起显成了和谐的配比。就在这时候，楼下传来轿车的声音，他回来了。

陈绥圻急忙迎下去，帮他接过公文包：“今天没什么事吧？”

吴法宪欣赏地看了她一眼，凄然一笑：“没事比有事还可怕。看来我离下台不远了。”

“什么？”陈绥圻一惊，手中的公文包差点落到地上。

“毛主席派纪登奎、张才千进了军委办事组，办事组的实权正在向他们那边转移。”

“林副主席知道吗？”

“现在还看不出来吗？林总已经被架空了。”吴法宪把她拉到一边，小声说。“林副主席已经成了聋子的耳朵，现在是毛主席

亲自办理党内军内大事，开会都不通知他，事后告知一下就得了。而且定于十五号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头痛的事还在后头哪。今天，总理、纪登奎又找我谈话，要我准备在汇报会上检查。我说再检查也没什么新东西了，总理马上发了火，说：“你和叶群的活动连一个字都没提，怎么就说没有呢？你们在庐山会议上跟陈伯达跟得最紧，现在抵制批陈整风就顶得最硬，你想要顽固到哪一天？”看来，他们的火正在往林副主席身上引哪。”

“快点报告叶主任，这可不是小事。”陈绥圻急得汗珠子都冒出来了。“你难道看不出来吗？中央召开一次会，就要撤一两个人的职务，华北会议李雪峰、郑维山倒了霉，马上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说不定又轮上哪个？”

“要倒霉的，我是首当其冲。”

“唉，你呀，当初不在庐山会议上跳那么高就好了。什么时候也是枪打出头鸟，这回又应了吧。”

“林总布置的任务我能不听吗？我哪一件事不是按林总、叶主任的指示办的？你当我吴法宪愿意冒那个险，我早就知道张春桥那小子的后台是江青，只是没想到江青还能硬过林总！”

“唉，还是老婆亲哪。事到如今，吃后悔药也没用啦，你说怎么办吧？”陈绥圻把公文包扔到桌上，“你的检查也不能天天写呀！”

吴法宪不再说话，发白的双唇紧紧一抿，好大一会儿才从牙齿缝里挤出几个字：“林总是会想办法的！搞了一辈子军事，难道还不懂得当机立断吗？”

“对了，你再给叶主任打个电话，把这些情况请她报告林总，必要的时候得请林总站出来说话，他不说话我们实在活不下去了。”显然，她并没有弄清吴法宪那几句话的真实含义。

不过，她倒提醒了吴法宪，是该向叶群汇报的时候了。

叶群的消息灵通得很，北京的情况她早就知道了。此刻，她和林彪已经横下一条心，准备采取武装行动。所以，她对那些情况反而不是太关心了。她所需要的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的配合，中南海的决策只能促使他们更迅速地站过来，以便采取一网打尽的措施。

“你看，阵线越来越清楚了吧？这一切都在林总和我的预料之中。”叶群娇声细气地说，“他们把我们的让步当作了软弱可欺。却不知我们的让步是有限的，到一定的时候就要反击。不过，现在还是多准备几手，可能要拖一段时间，拖不过去再说。”

话虽这么说，吴法宪其实心理并没数。他并不知道此刻该怎么办，也不知道林彪和叶群到底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他只担心自己会成为陈伯达第二，孤零零地被众人唾弃，谁也顾不上同情他，更不敢为他说半句好话！

“叶主任！”吴法宪用乞求的语调说，“黄总长和我越来越感到时局非常紧张了，说不定批陈整风汇报会上就要弄到我们头上，也说不定要撤我的职或者整垮别人，再出现李雪峰、郑维山那样的事我们就更不好收拾了。我不是从个人出发，而是从空军的整体上考虑的。”

最后这句话触到了叶群的敏感处。不错，如果失去了空军这块阵地，那么林立果的活动肯定马上就会受阻。从这个意义上讲，吴法宪的地位也比什么都重要。于是，她用坚定的口吻说：“吴司令，请你放心，林总现在就剩下你们这几位老部下了，如果失去你们，他还怎么工作？我们已下定决心，同舟风雨，生死与共，林总决不会舍弃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尤其是你！你的地位比他们几个要重要得多。我对你说实话吧，正因为林总死死地保着你，他们才没把你撸下去。要按三滴水、眼镜的鬼主意，他们第一个要动的就是你！”

吴法宪不管她说得是真是假，只是感激涕零地说：“我明白，我明白，我永远忘不了林副主席的恩情，来世当牛作马也要跟林副主席走。今天，总理他们逼着我要我讲同你和林副主席的关系，我死活没讲一个字。”

叶群心里一惊：“他们果然问到我和林总啦？他们怎么问的？”

吴法宪多少有些添枝加叶地说了一遍，使刚才还嘴说“不怕”的叶群马上沉不住气了：“我说吴司令，你可无论如何要顶住啊！有关林总和我，绝对不许说半个字。你告诉黄永胜，一旦在我们身上开了口，我们就再不能说话了，这可是关系全局的事。一切都说不知道，看他怎么办！总理看来也有野心，他忘记了三滴水当初是怎么想整他来的，要不是林总，他早就成了第二个刘少奇了，现在他倒和江青他们站在一起对付我们了。”

吴法宪赶紧说：“不过这话千万不能去对证，一对证就要整到我的头上。他说了他们和我的谈话是不能和任何人讲的，要是知道我告诉了你，就凭这一条也会打倒我的。”

“你放心，我连这个还不懂吗？我会很好地保护你的。”叶群果断地说，“如果批陈整风汇报会期间他们再问你什么，一律挡回去！不要怕，充其量能坏到哪里去？你又不是叛徒不是特务？难道连张春桥都不如吗？”

“叶主任，我这边你放心吧！绝不会出问题的。”吴法宪见老婆不停地给他使眼色，知道话已说到，不能再和她啰嗦下去了。就说：“叶主任，我这边来人了，不能多说了。”

“你可一定要记住啊！”叶群言犹未尽地说了这句话后，那边已经放下了电话。她的脑海里顿时又多了一连串的问号。

二、批陈整风会火药浓 林彪回京城压阵脚

张春桥在门口恰好和黄永胜打了个照面，他身后跟着吴法宪。

躲是躲不过去了，黄永胜只好堆出笑脸打招呼：“春桥同志，你好！”

张春桥站住了，面色平静得连点余波都没有，完全是不屑一顾的表情。他没有伸手的表示，也没有说出一句话，只是略微点点头，算作答礼。

吴法宪更尴尬，伸出手去准备摇晃，悬在胸前便僵直了。他嘴唇哆嗦了几下，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咕囔了句什么。

这是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对峙。而后者原先曾不可一世，满以为一拳头砸下去会把前者打得粉碎，但前者不仅没有被打碎，反而坚硬得像铁一样，使后者不得不低头认输。这种绝妙的讽刺足以使后者胆颤而又寒心。尽管还在强撑着，但气势毕竟是虚的。心里恨得咬牙，表面还要装出微笑。这种痛苦是政治家们最为难堪和不好忍受的，但他俩却嚼着这种难咽的苦果。

“我们是不是抽时间坐下来谈一谈好呢？”黄永胜硬着头皮再次开腔。

“谈？”张春桥开口了：“怎么谈？是你和我谈？还是你和党中央谈？我们两人有什么好谈的？我们之间没有在一起工作过，无个人恩怨可解，也无个人利益之争，我们个人之间需要解决什

么问题？没有！你们在庐山会议前和庐山会议上那么起劲地反我，要把我置于死地，现在情况已经大白于天下，我没什么错误，需要检查的不是我。你们是反我个人吗？不是！这点也已经晓喻于全党。如果你们和党中央谈，中央已派总理、康老和你们谈了几次，是你们不愿意谈，不愿意涉及要害问题，这种情况下找我又有何大意义呢？”

吴法宪涨红着脸，欠欠身子说：“我们说过你一些不好听的话，希望你不必计较，多谅解。”

张春桥哈哈大笑起来：“笑话！共产党人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受到一些攻击、谩骂、反对，我感到非常光荣，所以我从不计较那些东西，也就是说我不在乎。我倒是可怜你、黄总长，一个从小参加革命的同志，出身很苦，本应该跟着毛主席好好革命，怎么能听任陈伯达的煽动，跟着别人走呢？难道你不需要想想自己的后果吗？这些对你来说，我想倒是更需要的，是不是这样呢？”

这种居高临下的教训，比搦他们几个嘴巴还觉得丢丑。他们还从来没有受过这般污辱。他们都想拂袖离去，可他们不敢。他们担心这对他们在汇报会上更加不利。

“我们是有错误。”黄永胜终于找到了几句他认为很可以挽回面子的话。“毛主席说没有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我们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

话没说完，被张春桥打断了：“你们知道自己是犯的什么错误吗？”

黄永胜语塞了。

吴法宪抢先回答：“是路线错误。”

张春桥又说：“路线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可你们站过来了吗？毛主席三番五次地在你们的检查上作了批示，要你们揭发

陈伯达，但你们就是不愿意揭，连刘子厚同志都不如。许多犯了错误的人在汇报会前都报来了材料，说得非常中肯，唯独你们办事组无话可讲。一点实质性的东西也没揭出来，这能说是愿意站过来吗？”

吴法宪恨不得掏出枪来毙了他，但是他没带枪，带了也不敢，他没这个胆子。还是黄永胜装得好，默默无语，用目光表示屈服，说了声“我们以后再谈”，然后走进会议室。

会议厅里鸦雀无声，没有往常那种见面后的问好和寒暄，也没有亲切的拥抱和没完没了的闲聊。从昨天宣布开会后，与会者就进入了紧张状态。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都是政治斗争的老手，他们一看多数与会者的面孔就感觉到了不对劲，他们的人灰溜溜的，都作好检查和挨整的准备。多数人磨拳擦掌，对他们冷目相视，跃跃欲试地准备较量，显然他们都得到了布置或暗示。

会议一进入面对面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阶段，有一位年轻的中央委员非常引人注目地活跃在会场上。他，满头乌黑浪漫的头发，五官的线条刚劲流畅，那对眼珠子闪着清亮的火光，一次又一次地质问黄永胜等人：“你们在庐山会议上向党发难的时候，那么气势汹汹，那么不可一世，真有股要拚命的劲头，怎么现在装聋作哑起来呢？当初的勇气跑到哪里去了？你们不向党中央讲清所有的内幕，就休想过关！”

江青十分满意地看着这幕短兵相接的近战，朝张春桥点点头：“洪文同志果然有造反派的劲头，不错，的确是个很好的苗子，你很有眼力。”

“要没有安亭事件，也发现不了这样的人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很好地感谢那些走资派们，他们为我们准备好了他们的掘墓人。”张春桥右手拢住嘴巴，凑到江青耳边得意地